



宋元通鑒

七十一卷五

宋

高宗



特 別  
U8  
3719  
22





3719  
22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一

戊午一年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

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

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管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

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

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

通鑑

宋紀

高宗十二



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

出張守

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二月庚申，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癸亥，帝發建康，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

拒請兵



通鑑卷七十一  
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  
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  
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  
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  
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強學力行。  
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  
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  
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  
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

此二事似  
強人意然  
不聽都建  
康而老西  
湖其志不  
復陽矣

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歿。而松柏挺然獨秀  
者也。子寅宏寧。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  
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  
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  
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己卯。以戶部尚書  
章誼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醴泉觀使。  
除尹焞爲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進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三月庚寅，以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為樞密副使，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

故曰檜則善矣，改口不得。

晏敦復

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甲午，陳與義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夏四月壬戌，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出，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

巨師古



廢庭會  
議

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  
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  
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  
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捷懶訛魯觀  
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  
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

恢復則早  
見  
欲速愈遲

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在館伴之在以爲御史時嘗  
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  
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  
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  
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  
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  
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  
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  
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



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  
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  
金三十兩以賜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戊申  
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夢得  
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  
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戶埃七措置  
積聚八貴官吏歿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  
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  
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會  
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

陳修

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  
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 六月壬戌以衍聖  
公孔玠僑居衢州賜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 壬申  
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初諸郡鄉試  
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修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蔥  
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帝吟誦此聯凄然出涕黏之殿壁至是修名在第  
三帝曰卿便是陳修今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  
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入施氏嫁之是科  
得陳俊卿 以呂本中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

陳俊卿



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辛亥彗出東方求直言**晏敦復**奏管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狗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

辛次膺

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狗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八月甲子蠲江東路月椿錢萬三千緡丁丑彗滅是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

斜也幹



金宇文虛中

通鑑卷七十一 宋紀  
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叅定其制。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肉噶來歸世輔

李世輔

罷劉大中

李永奇

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

雷燦



吳俊

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术歸朝後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术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离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离

黃士成

罷趙鼎

潘良貴

張致遠

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帝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良貴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上聽此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



通鑑卷七十一  
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  
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  
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  
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  
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  
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  
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人對

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  
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寮畏  
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  
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  
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  
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



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

志。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

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

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汪藻

上所修日曆，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

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

差藻升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

奪職居永州。始藻在太學，與王黼有微隙，後黼入相，

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外論不知指為黼黨，累赦不

宥。出校書郎張嶠為福建轉運判官，時何掄以刊

向子諲

日曆

鮑延祖

孟處義

出張嶠

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故出嶠上疏略曰：古之人

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

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

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

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

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事。此近

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

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

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

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



曾開不章  
國書

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十一月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目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

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

張燾  
李彌遜

梁汝嘉

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在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

蘇符  
薛徽言

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

方廷實

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

朱松

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

張擴

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

凌景

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

夏常明

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

范如圭

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

馮時中

通鑑卷三十一

趙雍

宋 已高宗十四

許忻上疏

七



王倫秦檜  
不入金何  
以効死為  
之用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十四  
三  
歿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  
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  
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  
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  
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  
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  
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  
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  
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

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  
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  
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  
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  
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  
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  
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  
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  
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  
諭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  
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  
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  
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  
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  
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  
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  
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奸計而意外之虞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

此乎國家亦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  
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  
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  
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  
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  
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  
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支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  
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  
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  
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奸邪以振紀



綱以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歿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其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

王庶七上疏

所繫患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後時之悔 甲辰

出王庶

胡銓

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僉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至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

如詔諭江南事真則



溢死事恐  
難信亦難  
贖爾時何  
不死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

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計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邪。臣竊謂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歿，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鈐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歿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

謫胡銓

吳師古

陳剛中

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旣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于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論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至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



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扃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  
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  
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  
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  
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  
時尹焞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曰臣伏見本朝

尹焞疏

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  
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  
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  
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  
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  
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  
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  
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  
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  
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其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肢削。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前問不詳。天下之人。

尹焞書

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于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李綱時知洪州。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

李綱疏



果爲親必不和

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  
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  
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  
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  
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  
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  
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  
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  
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  
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

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  
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  
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  
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  
有號令此事也或使親迎梓宮又公何或使單車入覲此事也或使移易將  
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  
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  
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  
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



通鑑卷之二十一  
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

世忠四上疏

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分中外。以和定而止。

論曰。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予讀宋史。至



此不能不為之愴然矣

甲戌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二 巳未一年

高宗十三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丙戌以

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



浚五上疏

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襍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愛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減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

飛上疏

二帥不受為是

救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以陳淵為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陳淵



財用

厚頒賚賜予之費大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

曰穿鑿之過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王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仁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於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范如圭



通鑑卷七十三 宋紀三  
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  
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  
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  
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  
請以輕騎從謁諸陵。洒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  
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  
帝止其行。辛卯。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  
觀。兼侍講。焞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  
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

出處

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  
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  
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  
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  
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  
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  
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  
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  
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  
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



通鑑卷之七十三 宋紀 四  
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  
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  
秦檜當國見焯前疏力非和議及與檜書檜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  
留守命倫交割地界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  
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  
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二月癸丑以周

房庭實 肆爲陝西官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官諭使庭實至西

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  
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  
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  
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  
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僉書樞密  
院事 夏四月庚戌朔呂頤浩卒頤浩字元直其先  
樂陵人徙齊州以進士歷官至宰相其處苗劉之變  
固亦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協幾於媚疾矣且又翔  
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



通鑑卷之七十三  
五  
為東南患云 辛丑命樓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  
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畧使屯內  
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  
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甲子以孟庾  
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罷權吏部尚書  
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  
之曰公若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  
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  
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五月丙午李  
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

罷敦復

李顯忠

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嚜訛為陝西招撫  
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嚜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通鑑卷七十三 宋紀  
本部軍歸國。唃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唃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歛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

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辛亥，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己巳，吳玠卒。玠字晉卿，德順人。少沉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歿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



出張燾  
全珠蒲盧  
廟  
亂魯觀

祀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初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穎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秋七月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究王訛魯觀為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

陳橐

廢劉豫相  
秦檜是豫  
不廢也知  
豫為金所  
立不知檜  
為金所相  
無識者也

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非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高宗十三



通鑑卷七十二  
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  
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  
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  
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勳  
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繫因  
力請去 丁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言于金主  
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  
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  
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  
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

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  
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  
知有兀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  
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  
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  
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邪乃  
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  
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  
時皇后邢氏之喪金人秘之 乙巳以胡世將爲四  
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



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金以撻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為伍邪遂復與翼王鵬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歿知邵州王彥卒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畧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

金殺撻懶

王彥

之治郡士議惜之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初謂可

李光改過

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以李綱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蒞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

出李綱



通鑑卷七十三  
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亟奮亟躡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  
欲重違遂允其請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  
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流嶺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三

庚申一年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

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  
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  
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䟽切諫于是二人皆不敢  
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



迎兩宮使 唐文若以進士分教潼川府給事勾濤  
 薦以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入見文  
 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  
 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  
 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  
 刻之對邪書奏翌日召對便殿帝大悅 辛卯李綱  
 卒于福州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卒年  
 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  
 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  
 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  
 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  
 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  
 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  
 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  
 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  
 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



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

孔明之用心歟

二月辛亥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南京副留守

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為東京留守仇愈知河南府

西京留守 三月胡世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為備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罷 五月己卯金兀朮撒離

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

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

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邠州命兀朮自

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

如取諸寄  
何改之有  
大帥受封  
爵者何處  
職歸

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

諸郡于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

李利用弃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

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州趨承興軍權知軍事

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

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

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

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

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

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

王慥  
魏經

通鑑卷之七十三 宋紀 高宗十四



李師顏

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 六月吳璘敗金人于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若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惕眼耶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

田晟

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

陳規



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埃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

許清

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畫方六日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千人。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



開充

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歿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開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往或請將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毬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毬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

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趨騎急行帥十萬衆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鎬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

曹成



耿訓

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鎬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鎬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鎬何敢當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鎬果爲五浮橋于賴河上且毒穎

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鎬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營

趙樽

韓直



去鉤遣兵追之。歿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二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鏑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鉤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

大機會

破之。棄尸數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

孟邦傑  
李寶  
梁興



帝用劉錡  
岳飛韓世  
忠等不若  
元本專用  
一秦檜

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于京西樓炤罷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閏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

郝曷  
張應  
韓清  
楊遇  
喬握堅  
王勝

為陣乘虜辟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撒离喝走還鳳翔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穎昌又復淮寧府郝曷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張俊遣統制王德援穎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



通鑑卷之二十三 宋紀  
九  
蕪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  
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  
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百戰雖名  
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  
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  
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日夜義未易當也即遁去德  
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  
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  
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

夜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义 秦檜惡趙鼎居越偪  
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  
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  
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  
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  
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  
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  
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  
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  
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



久相檜是  
金人密計  
借口於次  
翁耳

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  
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巴西岳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  
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兀术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  
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术以拐子馬官軍不能當  
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

岳雲

再興死戰

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  
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  
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  
百人再興歿獲尸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  
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  
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  
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  
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  
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



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

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

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癸丑以

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 先是紹興

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峒韋

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

等帥眾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

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與兵與

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

韋銓

孫謀

李通

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益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

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

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

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

觀崔扁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乞

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常亦欲以

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

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非弃之必欲

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弃輜



朝有小人  
大將宜先  
疏開如討  
賊不効治  
以誅死若  
臨陣決機  
君命不受  
則金牌不  
敢下當是  
時猶謂將  
權太重思  
所以裁之  
陋矣宋書  
生之見

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敗于朱仙。欲弃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

金人先知  
嘗生饒舌

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八月壬申朔。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榆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闡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

貶張九成  
喻樛陳剛  
中凌景夏  
樊光遠毛  
叔度



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九成既謫邵州交游皆絕惟汪應辰通問及其喪父衆猶攻訐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 丁亥楊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

罷兵還鎮

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壬寅朔遣使諭

韓世忠罷兵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谷

王忠植死

神右丞相蕭慶 冬十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

節

畧使王忠植歿之忠植本河東太行義士以復石代

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离喝犯慶陽

宋萬年

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

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使甲士引至

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河東步

佛山忠義人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

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



通鑑卷七十三 宋紀  
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  
節 是月臨安火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  
公時金主典禮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  
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  
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  
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  
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  
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  
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金屯田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四

明賜進士前忠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四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高宗十五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  
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有  
此舉丁巳攻陷壽春庚申渡淮丙寅陷廬州戊辰陷  
商州己巳命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



通鑑卷之二十四 宋紀  
州 二月癸酉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且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元木。退屯昭關。商守邵隆破金人于洪門。復商州。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于含山。已卯。關師古李橫敗金人于巢縣。癸未。王德田師中等復含山。及昭關。甲申。崔臯敗金人于舒城。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元木軍于柘臯。初。劉錡

邵隆

李橫

田師中

崔臯

張子蓋  
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元木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元木夾石梁河。而陣河通。築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元木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



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歿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三月乙巳，張俊

班師

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回會于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日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日諸軍以為令其走也。

廟謨如此  
諸將意興  
亦復不振



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遠矣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焉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鎡曰順昌孤城尙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謂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辛亥兀術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州帝趣岳飛應

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壬子金兀術渡淮北去 夏四月己卯孫近罷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



通鑑卷之四十四  
宋紀  
參政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  
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  
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進范同爲翰林  
學士 乙未張俊請以所部兵隸御前罷三宣撫司  
五月丁未遣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張俊知秦檜欲  
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  
罷三省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  
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  
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綏世忠之  
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

徽小人

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  
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  
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是俊  
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  
悅既至楚州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  
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  
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  
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  
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  
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



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六月乙亥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 甲寅罷

羅劉錡

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出至居正

八月戊辰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 兵部侍郎王居正累與秦檜忤且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遂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

羅岳飛

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甲戌岳飛罷飛以恢

主意

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



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奔山陽而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

吳璘班師

殲於此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啣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壘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



闢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冬十月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

王貴不終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告訐號鴟兒以奸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于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憲至臨安



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承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侯嵩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中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

忠武下獄

何鑄改過

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嵩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嵩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嵩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請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壬午以

薛仁輔

李若樸

何彥猷

士褒



罷世忠

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要官尊  
 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癸巳韓世忠罷世  
 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  
 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  
 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  
 之非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  
 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  
 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懲岳飛之事杜門謝客絕  
 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  
 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世

取李光

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帝聞之為御札特以賜世忠  
 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  
 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  
 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  
 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益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  
 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十一月己亥范同罷  
 秦檜忌李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  
 近朋比安置光于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  
 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辛丑金兀朮  
 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



通鑑卷之二十四 宋紀  
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  
餘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  
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  
執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  
地宗廟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  
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  
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  
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  
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  
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

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墜命亡氏蹈其國家臣今旣進誓伏望上國早乞降  
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  
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十  
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  
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  
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  
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弃  
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  
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



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酖之 癸巳岳飛賜死于獄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弃市于鵬等從坐者

酖邵隆

殺岳飛

張憲

于鵬等

劉光升

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歿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以岳爺呼之及聞其歿諸酋酌酒相賀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



入者。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

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歿而已。昔劉宋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弃其



中原故恐殺飛。嗚呼冤哉。

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春正月癸卯罷樞密行府

二月丁

丑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封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丙戌詔諸州修學宮 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

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

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丙申歸安火辛亥放

齊安王士褒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丙辰胡

世將卒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崇寧五

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歷寶文閣學士四川宣撫使威

震巴蜀及卒以鄭剛中代之剛中節制諸將尤極嚴

肅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閤

吏乞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

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夏四月庚午賜禮

部進士二百五十四人初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

鄭剛中



送天下江

山圖一家

小富貴

李浩

子熺養之至是考官擢為第一檜以為嫌值有進士  
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時同年皆謁  
熺唯李浩不往 甲申增修臨安府學為太學 金

遣左宣徽使劉筓以袞冕圭冊帝為大宋皇帝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

軍金主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六月辛未安置

王庶于道州 秋七月壬辰朔福州僉判胡銓除名

新州編管 八月丙寅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

飛之獄怨之諷万侯嵩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

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 甲戌

庶銓再謫

罷何鑄

以万侯嵩參知政事 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

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

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

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時淵聖臥車

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

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

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

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顯

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初靖康之亂柔



通鑑卷七十四 宋紀 高宗十五  
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向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于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至是韋太后回鑿言柔福歿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蓋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計其前後請給錫賚已四十七萬九千緡矣

乃伏誅說者謂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叔縛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太后之歸富貴終身矣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 壬寅大赦 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樓炤草赦兀術讀之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



遣使輶許惇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大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丙寅攢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于會稽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 乙亥以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丁丑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一月癸巳張俊罷初

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爲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辛丑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 丙午尹焞卒焞字彥明一字德充其先洛陽人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願

光世不終



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學者稱爲和靖先生。蔡崇禮卒，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忼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削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爲氣格渾然。

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人稱爲北海先生。詔秘書少監秦熈修日曆，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弃。因以太后非還爲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庚戌，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十二月，陝西大旱，涇渭灞滻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歿，子夷列

孟忠厚



立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五

起癸亥至乙丑凡三年

高宗十六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癸卯建太學以岳飛宅

爲之 二月乙酉作景靈宮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

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

后神御併奉安之 三月乙巳築太社太稷壇 丙

午築圍丘 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甲戌



吳皇后

毀獄吏訊囚非法之具 閏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為  
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  
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  
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  
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戊申命史館編靖康  
建炎忠義錄 乙卯王次翁罷時秦檜當國凡居政  
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于檜者惟次翁一人  
而已 五月甲 張九成坐黨趙鼎南安軍居住  
乙亥命諸路置放生池停給僧牒先是臨安府乞度  
牒修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

張九成

張邵

朱升

金陳王悟室

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徃徃而熾今不放度  
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  
執奏 六月壬寅程克俊罷 秋七月行人洪皓張  
邵朱升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  
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  
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  
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  
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  
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  
室特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



緩中

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歿，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

出洪皓

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



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  
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  
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  
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  
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  
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  
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  
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  
得抱以歿。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  
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

不為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  
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其酒召  
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  
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  
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  
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歿。弁密疏  
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  
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  
角之未生。覓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  
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

李發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

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弁字少章婺源人爲文慕陸軍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竒澀之弊平生多著述行于世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八月己亥鄭剛中獻黃金萬兩庚戌詔監司守臣講求恤民事宜 冬十二月朔日食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是月賜秦檜詔曰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興必五百歲君臣之遇蓋亦千載夫以不世出之賢值難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式燕樂衍所以示慶也非喬岳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



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  
異恩毋守冲節所請不允 巳酉金遣完顏擘等來  
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  
匹為禮自是歲如之 復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  
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  
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是歲

劉豫歿于金之臨潢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甲子臨安火是月樂平水闕

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  
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杜氏家

胡宏

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  
水闕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二  
月丙午万侯嵩罷巳酉以樓炤僉書樞密院事初万  
侯嵩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巳數千言屬嵩以聞嵩  
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  
官吏鈐紙尾進嵩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  
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嵩遂求去  
三月巳巳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閎表請臨視帝從  
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  
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閎講易泰卦胡宏見其



通鑑卷之七十五  
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徃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閣下日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而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夏四月丁亥。秦檜請禁野史。從之。著作郎林機希檜意。因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

白鏐

張伯麟

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檜復下詔申禁之。五月甲子。李文會劾僉書樞密院事樓炤。罷之。乙丑。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罷。即以言者代之。六月乙未。賑閩浙被水之民。丙申。內侍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宣言閩浙大水。燹理乖盭。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鏐于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秋七月戊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倫



恐有飾詞  
不然則銓  
言過矣

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  
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偽職臣敢愛  
死以辱命遂縊而歿年六十一河間地震雨雹三日  
不止人皆哀之論者謂倫雖少不知檢而大節不撓  
前胡銓之疏豈亦有激于秦檜孫近而云然邪是  
月新建秘書省成帝臨視至右文殿降輦頒手詔曰  
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  
七畧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建開冊府  
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  
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

張戒

字承宗

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為空  
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  
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  
顧不善歟 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九月  
壬申徙趙鼎吉陽軍安置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  
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幸承宗皆指為  
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絕口不言時事  
有問者唯自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  
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  
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



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有是徙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歿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强猶昔。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若請戒內外師儒之官黜程頤張載之學禁絕遺書俾勿傳誦秦檜從之。十一月癸酉李光移瓊州安置乙亥朱勝非卒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張邦昌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李綱之狂妄忌趙鼎則出之宣撫川陝人以此少之。十二月丁酉李

文會罷尋責筠州居住庚子以楊愿僉書樞密院事愿爲中丞迎合秦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肉簡牌至是論李文會遂代其位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已

未分經義詩賦爲兩科取士。二月戊寅增太學第

子負。夏四月丙子朔賜秦檜第宅戊寅彗出東方

大赦。五月丙辰客星見。六月乙亥朔日食丁丑

帝幸秦檜第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絲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墳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墳時方九歲尋書一



通鑑卷七十一  
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 呂本中卒于上饒本中字  
居仁好問之子希哲之孫公著之曾孫也希哲師程  
頤本中聞見習熟稍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復造劉  
安世陳瓘之門請益自是問學遠有端緒學者稱爲  
東萊先生歷官直學士院謚文靖 冬十月丙子楊  
愿罷以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愿希秦檜意附上罔  
下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十一月丙辰郭浩卒浩字  
充道順德人起行陣屢立戰功歷樞密院都統制謚  
恭毅 丙寅全給秦檜歲賜公使錢萬緡 閏月己  
卯罷明法新科 十二月戊午置江陰軍市舶務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五



通鑑卷之五十五

道喜子



